

12

V
J550.8
L61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六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適進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
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
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
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
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
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

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比而夭此窮聖而達逆
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
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
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
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
豈能識之哉

力者人之所為也命者天之所謂也天不人不國
人不天不成力之制於命命之因於力未易以差
殊論功也取力之重者與命之薄者而比之奚翅
力之功多取命之厚者與德之薄者而比之奚翅
命之功厚主於力者雖命也以為有性而不謂命
也主於命者雖性也以為有命而不謂性也是皆

一偏之論也嘗即其一端而考之彭之壽顏之夭
疑若制於命矣然彭之為不必皆壽顏之才不必
皆夭是或困於力矣然則謂力為有功於物而無
預於命則不可也謂物物皆制於命而無預於力
亦不可也雖然莫之致而至不知所以然而然命
也既謂之命則命萬物而無所聽也知亦有制之
者安可以為命乎故直而推之亘萬世而不窮曲
而任之成萬物而不遺雖曰推之無有推者雖曰
任之無有任者直者自直曲者自曲壽夭窮達貴
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鳥之黑如鵠之白
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致者其誰耶唯其
自為無為之者是以之八者之在人猶草木之生
根在苗先實從花後嘉穀之實以其美種雖有惡
卉生必從根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安知今之
厚於命不因於昔之厚於德耶又安知今之厚於
德不為異時厚於命之積耶是皆不可知也若是
則命未必非力力未必非命若之何其有命耶若
之何其無命耶雖命亦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所以

為命也安可遽以當生鬻卷僉囊之所為規規然責報於造物者必欲顏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善而貧惡邪其不通乎命亦甚矣唯真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為而不廢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俱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謂樂天知命而列子力命之篇所由而作也莊子於大宗師以子桑之言命終焉以此為大宗師之至也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櫺出則結

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欺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

之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
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
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
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
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
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
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
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菰菰有稻粱之
味庇其蓬室若廣夏之蔭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飾終

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
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天道之運自西而之北西為萬物之闔戶故謂之
西門子北則萬物之所藏而化精之所與也故謂
之北宮子西門子方嚮於室處故為厚於命而薄
於德北宮子則其藏深矣故為厚於德而薄於命
東郭先生則既勞乎坎而復出乎震是不住於無
為即動而靜者也故能釋北宮子之愧而使之寤
也嘗原命出於莫之致而至有生者之所不能逃
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
一制於命終身不易宜乎北宮子以德厚自愧西
門子以命厚自矜也然而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
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致之者本無物則其至
也孰受其制哉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苟不安
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
矣由是聖可窮而仁可夭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

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是以比宮子一聞東郭
先生之言而識夫固然之理則終身追然不知榮
辱之在彼也在我也若是則命果能制之乎此則
能至於命者之事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
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
小白奔莒既而公孫无知作亂齊元君二公子爭入
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
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
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

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
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
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
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
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
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
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
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
然實無善交實无用能也實无善交實无用能者非
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
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天下之事凡非智慮之所及而成虧於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方管夷吾鮑叔牙相友之戚其心可謂
無間矣及夷吾事公子糾鮑叔事公子小白所奉
雖不同其心未有異也至二公子之爭入戰於莒
道管仲射中桓公於斯時也夷吾安有事桓公
心及桓公既立魯魯殺子糾方且請於魯以管

仲為讎願得甘心而醢之則桓公安有用仲父之
心哉鮑叔至此雖能忘莒道之異志而不替昔之
善交宜亦以桓公之讎而不敢舉其賢也抑管仲
之奉公子糾既不能立其功於前又不能死其節
於後其賢亦不足尚矣今也鮑叔弗顧齊之嫌而
舉之桓公忘其無功於子糾且不念其讎而用之
管仲亦不以向之幽囚受辱為恥不辭其位而盡
忠於齊忘其向之奉子糾也是皆非智慮之所可
期者及管仲既為齊用務實倉廩明禮節富國彊
兵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遂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然則管仲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豈淺淺
哉夫管仲固不守匹夫匹婦之諒而為溝瀆之自
經也向使鮑叔之言不行桓公之讎不解則鮑叔
安能全其交管仲安所施其功哉雖然管仲既終
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使民到于今受其賜則鮑
叔之舉讎桓公之用讎管仲之忍垢於魯而盡忠
於齊皆有不得不不然者矣由此觀之世稱管鮑善

交小白善用能者實無善交實無善用能者皆命之自為非人之所能為也如曰有善交者則方其莒道之戰管仲之交情何如哉亦曰有善用能者則桓公之用管仲奚必俟鮑叔之言哉其言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以為非特桓公管鮑為然也凡朋友之信君臣之義罔或不若是矣然而窺觀數子之為皆能公其心者也不期於棄而自棄忠不期於效而自效矣此桓公所以成霸業之本也噫人苟能公其心矣則其於天命之自然無往而不合矣又焉以屈身枉道求合於物情之屑屑為哉且以霸者之治成於智謀而力取猶以為非人力之所能為則推而上之皇之道帝之德王民之皞皞其莫為而自然抑又可知矣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

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人常以管仲不許鮑叔之屬國為言蓋管仲知鮑叔之才不可以屬國也恐其得罪於君也與其使之理國而得罪孰若不屬之國而俾其自全歟是乃管仲之全交也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餘國有不聞也其餘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上忘者其政悶悶之謂也下不叛者其民淳淳之謂也愧不若黃帝則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救為心也以德分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此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則使斯民不乏於作事俯育此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莫之見聞也其道足以容之爾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巳古語曰不讐

不讐不能成功蓋為是也詩於葛藟之序言魏居之險高偏急而其詩則曰唯是褊心是以為刺褊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為徒厚薄之去來有至公道之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鮑隰朋知其然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所以能尊周疆國歟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

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

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

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子產相鄭三年而善者服惡者化其治宜不可屈而鄧析數難而屈之鄭國用鄧析之竹刑直愛其人而卒誅之是理之不可推知者也世謂作竹刑誅鄧析為子產鄧析之能殊不知固自有不得不

用不得不屈不得不誅者存焉漢文帝感緹縈之言而罷肉刑後世卒莫之能復亦若是也按荀子與夫左氏皆以駟顯殺鄧析在子產之後學者以是疑於經悞夫列子之書務明道達理而已所謂得其精而遺其粗者也又焉用區區較其言之同異哉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

以康寧攸好德而生以壽考終命而死此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者也洪範所謂五福此之所謂天福也可以生而凶短折與夫疾憂貧而生者洪範所謂六極此之所謂天罰也得生得死理之

常也或死或生則幸不幸存焉生死一矣或以天福或以天罰或由其常或遭其變至智之人宜能觀其差殊矣然而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方禀生之初既有制其死者矣將息我以死亦有制其生者矣生生死死外非物之所能奪內非我之所能制皆天之所命智之所無如之何也唯明乎此然後死生無變乎已

故曰窈然无際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際者分之餘會者運之聚窈言幽而難見漠言遠而無極物之生顯與道俱會妙與道偕運天道常自會自運萬物亦自生自死雖天之神地之富不能犯其自然聖智之妙不能干其自然鬼魅之靈

不能欺其自然若是者默之成之而無言無為平
之寧之而無偏無陂將之迎之而無始無終命之
而為其
拙如此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
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
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
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
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
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
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

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
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
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
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
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
季梁之疾自瘳

矯之為義執枉而矯之使直非自然也矯氏之醫
欲攻其漸而在於有生之後是為衆醫俞以順從
為言故俞氏之醫在於有生之初以為其弗可已
也是為良醫盧以總合為言故盧氏之醫齊死生
而一之其言出於稟生受形之先精義而入神矣
是為神醫夫季梁之於生死其能安之如此故其

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
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
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
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
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
自厚自薄

生死厚薄已制於稟生受形之先豈貴賤愛惡之
所能增損於有生之後哉蓋身為天地之委形生
為天地之委順彼天地既已委化於我矣猶不能
犯其分之自然矧非汝之所有又豈貴賤之所能
存亡愛惡之所能厚薄哉雖然貴賤存亡愛增
薄生於有見妄為同異衆見則同獨見則異以同
為順以異為逆循其本然奚有逆順謂之逆順似
之而非究其所為咸其自爾是以推原有生有身
之所自雖生不知身身不知生而況於貴賤愛惡
哉雖然列子論此亦明有生有身之妙咸本於自
然將以祛世之惑者貪生失理徇利累形爾至於
尊生重本欲為天下之寄託者寧蹈其似順不為
其輕薄也

驚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
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
揣利害不如其已

長短之不可增損猶鳧鶴之不可斷續也方未生
無身之時既有制之者矣算猶智也豈智之所能

奈何哉皆天而已矣是以人之所惡即天之所惡也天豈私惡於人哉其故必有所自矣特不止於耳目之所接不可俄而知耳順而受之可也若夫以智為鑿揣而銳之弊精神而妄億度德經謂之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故其語關尹喜以迎天意揣利害為不如其已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也子貢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

在我者有性在天者有命性可修不可弛命可聽不可干君子之處已行法以俟命而已亦奚欲以此道而徼此福哉楊朱乃區區度年德才貌之厚薄而計其壽夭貴賤名譽愛憎之差殊父子而兄弟之兄弟以言長少之相從父子以言尊卑之不等也此謂以惑復於惑是為大惑殊不知命之所為昏昏昧昧而非智之所能明紛紛若若而非理之所能辯隨所為而不匿於無隨所不為而不滯於有日去而與化俱運日來而與時偕顯夫孰能知其故此造化之所以妙萬物也如造化亦計斯人當生之所為而為之響應則其生化萬物其道亦淺矣

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真矣慤矣

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所謂亡壽夭是非逆順安危者非無之也有若顏
壽而跖夭雖使有通者誠能信命矣安能厚誣其
人謂顏子為壽而彭祖為夭哉亦於壽夭之間任
其自然而不有之爾夫唯不有則壽夭兩行是所
以為無之也其於是非逆順安危亦若是而已矣
謂之都亡所信則以亡壽夭亡是非亡逆順亡安
危也謂之都亡所不信則以信命信理信心信性
也若然者好惡不存故無有於避就憂喜不形故
無有於哀樂隨所不為故無所為隨所為故無所
不為斯可名於真矣慤矣真言精而不偽也慤言
實而不妄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
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

不知所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
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居若死心如死灰也言其無心而自止也動若械
發若機括也言其因物而後動也隨時動隨時止
是居與不居動與不動因其自然皆所不知若是
則物我兼忘而視聽俱泯矣奚有於觀骨肉都融
而情貌無寄矣奚有於易超然疑獨無與為偶獨
出獨入獨往獨來夫孰得而礙之若夫衆人之動
止異是矣內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辯以有名
為尊榮以無名為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
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人也畏人愁結其五臟
桎梏其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可不悲哉曷亦
不思吾之為我奚假於人審夫八吾之我則衆人之
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然則至人之
不離於真衆人之不能見
獨豈有他哉在我而已

墨屎單至嘽咍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以愚直辯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謬忤情露譏極凌誅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延誚諛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適發自以行无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顧一時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之所歸也

墨屎單至則夷俟恐懼之異情也嘽咍慙慙則迂緩輕發之異態也巧佞愚直則僇利鄙樸之不同辯斫便辟則彊閱柔佞之不一謬忤情露則多數淺中之殊情譏極凌誅則訥澀辯給之異狀眠延誚諛則或暗於疏通或樂於煩重勇敢怯疑則或喜於奮厲或安於畏懦多偶則雷同者也自專則任已者也乘權則假威以尚人也隻立則自奮而無輔者也爰自大樸既散斯民馳驚於是非利害之塗情態百出不可勝窮列子姑即其情之所鍾術之所傳才之所施行之所著時之所遭者擗言其別有二十焉情者自以智之深術者自以巧之微才者自以其有得行者自以其無戾時者自以其適宜紛紛若若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胥如其志而窮其年衆態之不一如此究其所以則是非成敗均於有生美惡好醜同之於盡是其所以咸之於道而同歸於命也雖咸之於道而不能知道雖同歸於命而不能信命任私智執偏見唯小已之是徇忘天下之大公若是則其比形於天

地也與夫夔蛇風目之相憐無以異矣何貴於有生之最靈哉唯體道而至於命者則心凝而形釋心凝則內無有於智態形釋則外無有於貌色是乃衆態之所資而衆態無得而名者常逍遙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俯視衆態不亦悲乎

倥倥成者倥成也初非成也倥倥敗者倥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倥倥之際昧然於倥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天下之理至微而明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至明賢人觀於未萌衆人暗於成事於事之成且或聞之而況於成敗之幾乎宜其昧然而莫之知也雖然所謂倥成倥敗者初無有倥也理之成敗默定於未形之先矣雖曰因倥生迷其實因迷有倥爾唯不能觀成敗之本形而惑於倥之際雖成也不

敗必其成端端然中恐其或失也雖敗也不自以為敗望望然猶幸於有得也若是則安得不駭外禍而喜內福哉苟能於倥之際而不昧然則其成自成其敗自敗視禍福之至猶晝夜之往來寒暑之迭運見出可以知入觀往足以知來又奚以憂喜於其間哉若然者進乎智而與乎道矣雖死生之大且無變乎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王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者也

商丘開之蹈水火自以謂物無迁者心一而已則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可見矣不知信命則執著

於我我立而彼是具矣彼是具而好惡立好惡交起則憂喜迭用雖未嘗背坂面隍而常有墜仆之憂揜目塞耳者非真能忘聞見也然聞見暫窒雖真背坂面隍亦不墜仆此知命安時者所以當死不懼在窮不戚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量利害之成敗料虛實之有無度人情之好惡此多智之人也不智者反此然而智不盡中愚不盡然而不盡中而廢其智也亦不可謂愚不盡亡而守其愚也唯無所量無所不量用智而不役於智任智而不恃其智則得喪兩亡常能全而亡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矣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䟽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

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簀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罰爵所以養氣之不足也景公臨其國或美或外慕將常守之而無術至於悲泣而不及及聞

之言始悟其所養之不克也故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二觴有副焉所以甚其不足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无子同臣奚憂焉

有人之形未有无人之情者唯太古之人則能忘情其下則不及情苟不至乎忘情而泊然無憂則不及情者爾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雖以孔子之涉世其於顏子之死也則哭之慟以謂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其不能忘情如此然則東門吳之子死不憂其真能忘情者歟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此力命之篇也。列子既極言有生皆制於命矣，又惡其以力為無功而溺於莫之為也，言此者將使力命兩行而不失其然之冥運爾。

力命解

孟子謂仁義禮智為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以臭味聲色為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性則人力之可勉，命則天理之不易。雖性所有不可不習，則人力不可廢。雖天所命必因於人，則天命不可任命。常並行，天人常相因。人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不出于此，故列子有力命之篇焉。嘗求列子之言，如主於命，謂力為無功於物矣。然亦不欲廢人力之所為而委化於命也。要在於不累夫壽夭貴賤窮達貧富而制命在我爾。且以力對命，則自然使然若相待而不可相无。槩之以道無非命者，故人之所欲為者，命也。人之所不為者，亦命也。為之而成者，命也。為之而不成者，亦命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无非自爾。夫既謂之自爾，无制之者雖有，壽夭孰為增損？雖有窮達安足喜悲？故知命者於此則順而受之而已。爾是以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一制於命，則再逐於魯，伐木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卒之一君无所鈞用，其天縱之將聖載之空言而不得見之行事斯可以為命矣。為夫子者，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其樂天知命如此，故能窮亦樂，通亦樂，而所樂非窮通也。然而自非聖人未有由於命之所制而能知者，非特不知而已。抑又區區計人力之未為，攘臂而仍之，是可悲矣。故鮑叔厚夷吾於其始而夷吾薄之於其終，隰朋薄夷吾於其始而夷吾厚之於其終，鄧析屈子產之治，子產用鄧析之刑，子產用其刑於始，鄧析遇其誅於終。厚者其自厚也，薄者其自薄也。用者不得不用也，誅者不待不誅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數子者方且自謂智能之所為而不識夫固然之理，此桓文之治所以羞稱於孔門。子產之